



表

梁晓声

L I A N G X I A O S H E N G

获奖作品选

弟

中国画报出版社

表

梁晓声

L I A N G X I A O S H E N G

获奖作品选



弟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表弟/梁晓声获奖小说选/梁晓声著.—北京:中国

画报出版社,2005.5

(获奖小说选)

ISBN 7-80024-931-X

I.表... II.梁...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749 号

策划编辑: 于胭梅

责任编辑: 于胭梅

表弟 (获奖小说选)

梁晓声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地址:北京市车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发行部电话: 010-68414683 88417438

编辑部电话: 010-68412015

880×1230 1/32 12.5 印张 275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ISBN 7-80024-931-X

定价:22.00 元

编者的话

《梁晓声青少年文学读本》系列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学生和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少年读者以及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梁迷”朋友们。

许多年纪稍大的读者，熟悉梁晓声的名字是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开始的。这些轰动一时的力作，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甚至其插曲也是万口传唱，雅俗共赏。梁晓声因而成为公认的“知青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从那时开始，梁晓声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十分活跃、惊人高产的著名作家——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他竟写出了六十余部中篇小说，多部中篇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奖；他的长篇、短篇及杂体文也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他的作品还被美国、日本等国家选为教育青少年和学习中文的高级范本，如《喷壶》、《父亲》等。

在中国，他的作品还被选为教育部指定的中学课外读物，如《普通人》，很多文章《读者》等优秀杂志也多次转载……

梁晓声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真、善、美的讴歌及对平民小人物的关注。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却有令人尊敬的精神世界，如《父

亲》、《不速之客》、《母亲》、《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等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散文成为中苏边界趣闻轶事少有的见证，如《鹿心血》、《非礼节性访问》、《边境村记实》等；他的反映校园生活的《毕业生》、《婉的大学》、《表弟》、《老师》等深受大中学生们的喜爱。

毫无疑问，梁晓声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梁晓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平民代言人。因而，他被称为“平民作家”、“中国的巴尔扎克”；某报公开评选“感动中国的十位作家”，梁晓声榜上有名。

用平易的文写出最打动人心的故事，这是梁晓声的另一特色。读着他笔下的凡人小事，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民族的史外史，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副本。因为，正史对细节是忽略不计的，而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细节。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善良、坦荡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感动了千千万万人。

我国正处于社会迅速发展期，梁晓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平民情结，对于渴望成功、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更需要人生的导师，更需要心灵的滋润。鉴于此，我们决定从作家大量作品中遴选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部分，集成《青少年文学读本》、《校园文学精品选》和《获奖小说选》系列，呈献给学生和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但愿能有益于你们。

2005年5月1日

捕 鯨 梁 晓 声

那一年是“珍宝岛”事件的第二年。现今大学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那一年刚出生，所以就未必很知道“珍宝岛”事件“是什么事件。他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年他们刚出生嘛！再说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备考复习题纲中，想必又没这个。再说他们现今知道的许多事情或事件，我们不是也不知道的
吗？

管它什么事件哪，不知道就不知道。地球挺大，热热闹闹地存在着二百多个国家，热热闹闹的几十亿人口，昨天和今天，总有些事件什么的^{发生}。一言以蔽之，那一年是中国和苏联因为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得不足论道的岛子大动干戈的^{第二年}。那一年和我一个班的“二兵团战友”在黑龙江边打黑草。当然是我们这一边。当然是秋季。

目 录

1/今夜有暴风雪

曹铁强一下子伏在桌上,额头抵着桌面,双拳不停地狠狠地擂着桌子。不久,一声呻吟才伴随着他的哭声爆发出来。

“我……我为什么不早一天明明确确地告诉她……我……是爱她的……”

这句话像是从他破裂了的心灵迸发出来的,带着心灵伤口的血。

181/表 弟

“你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不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吗?”

我说:“是。现在也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

“你用不着假谦逊。你刚才对待我的态度证明你内心里是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当然也就证明，你内心里是误将自己当成一个有理由俯瞰我的大人物的！你初登黄宗江家和吴伯箫家，他们是像你对待我那样对待你的吗？你在作品里，把他们写得真好哇！……”

329/民 选

“老栓，我再强调一遍，我叔他老人家，对这一次能不能当上村长特别在乎。这关系到他老人家的形象问题、面子问题。‘民选’嘛，民主方式嘛！他前两届都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村长，如果偏在我们村被定为‘民选’试点村的这一次竟把他给选掉了，让他老人家以后的面子往哪儿搁？”

今夜有暴风雪

他像是在被审讯，狼狈极了。

她又说：“虽然你的同情曾使我感激，但从今以后，我不再需要你的同情了，更不需要你的怜悯。”

“我……我……”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一只手，要进行解释。

“别碰我！”她严厉地叫了一声，从他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

他默默地注视了她一会儿，退出了女宿舍，郑亚茹站在过道里，显然什么话都听到了，脸上浮现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对他冷笑……

—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春节后，东北松嫩平原，仍然寒凝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一辆从黑河开往嫩江的长途汽车驶入孙吴县境内不久，突然刹住了。一头羊站在公路正中，拦住了汽车。司机不停地按喇叭，它一动也不动，像具石雕。司机只得跳下车去赶它，走近才发现，它用三条腿站立着。这显然是一只被狼伤害过的羊，它失去了整条后腿，膀上血肉模糊。司机不禁骇然倒退一步。羊，却突然僵硬地倒下了。一位乘客也跳下了车，走到司机身旁，踢了死羊一脚，肯定地说：“是兵团的羊。”

司机愕然地看着他。

乘客抬起手，朝远处一指：“都走光了，放羊的小伙子连羊群都没顾上移交。”

司机朝乘客指的方向望去，雪原上，几排泥草房低矮的轮廓，不见炊烟，不见人影，死寂异常，仿佛一处游牧部落的遗址——那里几天前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

乘客瞧着那只死羊：“奇怪，狼怎么没把它整个吃掉呢？”看了司机一眼，又说：“不捡白不捡，够吃几顿的，羊皮也小不了，我帮你搬到车上！”

“别，别……”司机皱起了眉，他觉得不是好预兆，用手势叫乘客把死羊拖到公路边去……

这辆长途汽车又开动了。

它开出不到一个小时，第二次被拦住。

手提包和行李捆连接在一起，在公路上“筑”起两道“路障”。十几个人站在公路边，从衣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有男有女。

司机只得将车缓缓停下。

知青们有的搬开了“路障”，有的围住了汽车。

司机打开驾驶室车门，用商量的口气对他们说：“你们人不少，东西又多，先别急着上车，车上已经没有空地方了，等我动员一下乘客，给你们腾出点地方……”

一个男知青感激地说：“那你可真是个好人在！”

司机砰地关上驾驶室车门，见“路障”已搬开，便呼地将车开过去了。

乘客中有人扭转身,朝后车窗看了一眼,说:“何必呢,大家互相挤一点,就可以让他们都上来了!”

“让他们上来,一路准没好事!”司机嘟哝一句,加快了车速。

司机忽然从车镜里看到有人骑马从后面追赶,顿时神色惊慌。骑马的人转眼赶上来,却并没有拦车,超车奔驰而去。

司机暗暗吁了口气。

汽车顺公路刚拐过一个山脚,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和司机同时发现,三台拖拉机并列在公路上,四个人站在拖拉机前,三个抱着肩膀,一个牵着马,虎视眈眈地从车前窗瞪着司机。

这里附近也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

“糟了!”司机叫苦一声,刹住车,双手从驾驶盘垂下,无可奈何而又忐忑不安地朝驾驶座上一靠。

一辆马车这时也从后面赶了上来,车上是刚才被甩下的十几个男女知青和他们的行李捆、手提包。

牵马的人走到车前,拉开驾驶室车门,对司机怒吼一声:“下来!”他是那十几个知青中的一个。

司机脸色苍白,十分惧怕,不敢下去。

有一个知青走过来,推开了那个牵马的,对司机说:“别害怕,他吓唬你,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请你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吧!车上有我们,再碰到拦车的知青,我们保你平安无事,顺利通过!”

羊剪绒的帽子底下,露出两条短辫,一双俊秀的大眼睛恳

求地望着司机。是个姑娘。

车门打开了……

汽车又路过了一个被遗弃在雪原上的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

又路过了一个……

当这辆长途汽车开到嫩江火车站，天黑了。十几个知青拎上手提包和行李捆，跳下汽车，奔进了车站。

那个姑娘临走时还对司机说了声：“谢谢！”

车站内，站台上、候车室里，几百名知青在等待列车。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提包、行李捆堆积得像小山。焦急、茫然、惆怅、沉思、冷漠、凄凉、庆幸、肃穆、严峻……各种各样的神色和表情，呈现在一张张男女知青疲惫的脸上。他们有的人从连队到这里，需要四五天。和伙伴们失散了的，大声呼喊，跑来跑去。丢掉了什么东西的，在别人的手提包或行李堆中翻找着，惹起一片片斥责、争吵。

托运处更加混乱，吹毛求疵的手续，认真过分地查看，咒骂、哀求、抗议、威胁……

角落里，在破碎了镜子的立柜旁，一个知青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旅客正做着一笔买卖：

“三十元……”

“三十元？！我从连队辛辛苦苦折腾到这儿，要不是无法托运我才舍不得……”

“三十五！再多一元也不加！”

“好，好，三十五就三十五！”

卖了立柜的知青，接过钱就走。刚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还给对方钱，大声说：“不卖了！”抬腿一脚，大头鞋将立柜踢了个窟窿。接着又是一脚，又一个窟窿……

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知青跑过来阻拦，用上海口音嚷叫着：“你疯了！好端端的一个立柜，泄啥气！”

“哇！……”孩子哭了……

列车进站了。

几百名知青像狩猎一只庞大的野兽般，包围了每一节车厢的车门、窗口。

手提包、行李捆，纷纷从打开的窗口塞进车厢。

等不及从车门挤上车的，就从窗口爬。

“孩子别从窗口……”

已经塞进去了。

车厢里传出孩子的哭声……

另一个窗口，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

姑娘在站台上，小伙子在车厢内。小伙子从窗口探出身，姑娘拽住他的胳膊，哭着、喊着：“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

小伙子泪流满面。

几个知识青年同情地望着他们。

有人摇着头，轻轻地说：“北大荒姑娘……”

车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晚点

四小时……下面广播天气预报，嫩江地区，零下二十四度。黑河地区，气温继续下降，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今夜有暴风雪……”

……

这是北大荒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大返城期间的一个夜晚，在东北最北边陲，在驼峰山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三团工程连战士裴晓芸，今夜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

“六号坐标”矗立在积雪皑皑的驼峰山顶。它被寒冬包裹了一层霜的外壳，远远望去，通体反射着镀银般的冷冽的光。

月，凝冻在夜空，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刚用雪擦过，连蟾宫的虚影也擦去了。夜空澄净，澄净得异常，令人感觉到潜伏着某种不祥，仿佛大自然正暗暗汇集威慑无比的破坏力量。偶尔，纱绢一样的薄云从夜空疾迅掠过，云影在苍茫的雪原上匆匆地追随着。稀寥的星怯视着大地。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出畏惧，屏息敛气。没有风，伸出雪面的蒿草的枯叶，树木细弱的秃枝，都是静止的。荒原一片沉寂。驼峰山两峰之间的山沟里，狼嚎声不绝，引起近处村子里阵阵狗吠。狗吠声过后，愈加沉寂。这种凛峻的沉寂，是北大荒暴风雪前虚伪的征兆。

裴晓芸肩枪站在哨位上。她摘下棉手套，借着月光看手表——差七分九点。今天是她的生日，九点是她的诞生时刻。二十五年前，这一天，这一时刻，她从母腹中降生。刚生下来不会哭，护士倒提着她的身子，在她屁股上打两巴掌，她才哇地哭响。在她对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同时，母亲猝然离开了

人间,没来得及看她一眼,也许听到了她那一声哭啼……

是父亲告诉她的,在她的第五个生日,那天,父亲从幼儿园接她回家,她一路哭着闹着向父亲要一个妈妈。幼儿园的孩子都有妈妈,为什么单只她没有妈妈呢?那是她幼小心灵首次意识到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首次感到生活对她不公正,首次向生活提出抗议,用跟父亲哭闹的方式。她不愿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她要一个妈妈,正如向父亲要一个布娃娃。回到家里,她哭闹得乏了噘着小嘴生闷气,不吃饭,不睡觉,不理睬父亲。父亲是大学哲学系讲师,在社会科学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宣传者。但在解释自身生活时,又是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人。

“别哭。”父亲对她说,“从小失去妈妈的孩子,生活中不止你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忽然想要一个妈妈呢?”

“小朋友都说,妈妈比爸爸好。”

父亲呆呆地注视着她,许久无言。

“爸爸,我要一个妈妈,就要!”

父亲默默地从床下拖出皮箱,打开来,找到旧相集,把她抱在膝上,一页一页翻给她看。

所有照片,都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的。

父亲合上相集后,说:“她就是妈妈。”

妈妈?妈妈多年轻!妈妈多美丽!每张照片上的妈妈,都面露温柔的婉雅的微笑。那种微笑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的女儿——我曾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幸福地生活过。